



黃 顯 庭

民國五十五年生
國立藝術學院畢

同學會，一群大學畢業五年後的同學，在各自奮鬥後重逢在一起。有人失意有人得意，在一場吃喝玩樂之後，人們又各自散去……。

顏健隆是一個作家，他為了寫一篇關於同學會的劇本，利用這次重逢的機會，偷偷錄下同學會的過程。而在重新檢視之際，竟意外發現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重逢，希望從一場看似平和的聚會，去探討人與人之間真實情感的存在，與人際關係的虛偽。

故事大綱

一群大學同學，在畢業五年後的同學會中重逢在一起。在各自奮鬥多年之後，有人失意，有人得意。一場吃喝玩樂之後，人們又各自散去。

顏健隆是一個作家，他為了寫一篇關於同學會的劇本，利用這次重逢的機會，偷偷錄下了同學會的過程。當晚，顏健隆重新播放偷錄的帶子時，意外發現一些不可告人的事……。

「重逢」一劇希望藉由一場看似歡樂的同學會，揭開人際關係的虛偽，以及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情感的存在。

(整個舞台分為兩個表演區，上舞台略高，是顏健隆的房間。下舞台是一個歐式自助餐廳，左邊有一張長桌子，是開同學會的場地；右邊則為沙拉吧。)

第一場

時間：深夜

場景：顏健隆的房間。

(燈亮。)

(房間內有一張桌子，桌燈亮著，桌上散置一堆稿紙，地板上散佈著一些被丟棄的紙團。)

(右後方有一個書架，上面凌亂地堆滿了書。書架旁是通往廚房的門，左邊是大門。正後方則是一扇臨街的窗。)

(音響正放著卡拉思的詠嘆調。)

(顏健隆在桌上塗塗寫寫，他不時抓抓頭、伸伸懶腰，一副腸枯思竭的樣子。一會兒，他停下筆，嘆口氣，把稿紙揉成一團，往後一丟，奮力站起來。他在房間內來回踱步，踢機地板上的紙團。忽然，他停下來，走到桌旁，拿了一個咖啡杯，倒出裡面的煙蒂，然後把咖啡杯橫放在地板上。接著顏健隆從書架邊拿了一根球棒，把紙團當成高爾夫球，用球棒當高爾夫球桿，瞄準杯口，認真地打起高爾夫球來。)

(揮「桿」！紙團向前滾動，滾著、滾著，一桿進洞！)

(電話鈴響，答錄機開啟。)

答錄機：這裡是 8087106，請在訊號聲響後留言，再見！

(答錄機傳出方美倩的聲音。)

美倩：喂！健隆！我是美倩，快接電話！

(健隆盯著電話不吭聲。)

美倩：我知道你在家，快接電話吧！我有件重要的事通知你。

(健隆繼續瞄準杯口，揮棒，紙團滾著、滾著。)

美倩：這件事和百合有關哦！

(健隆愣了一下，連忙走過去接電話。)

健隆：喂！誰啊！

美倩：我是美倩，你在忙啊？

健隆：喔！剛剛在打球，所以沒聽到電話在響。

美倩：打球？現在？凌晨一點？

健隆：不是真的打球啦！是……電動玩具！妳知道的，那個電腦上的。

美倩：喔！你終於買電腦啦！我記得你說過你是一個電腦白癡，絕對不用電腦的，對不對？你還說，寫稿嘛！就是要在紙上塗塗寫寫的才有那個味道的，不是嗎？哈！哈！

（電話中美倩忘我笑著，健隆感到不耐。）

健隆：我說過嗎？

美倩：怎樣？要不要我教你？不用學費的。

健隆：不用了。

美倩：真冷淡！一點同學愛都沒有！

健隆：反正也只是買了好玩，也沒做什麼。

美倩：怎麼了？口氣聽起來怪怪的。

健隆：喔！沒什麼，（咳嗽）最近感冒了，有點不舒服。

美倩：真的？那可要多注意啊！最近好像流行感冒一樣，前幾天我也感冒了耶！

健隆：喔！

（兩人停頓了一下。）

美倩：結果我在家裡休息了三天，都不敢出門，怕傳染給別人。

健隆：喔！

美倩：你知道那幾天我在做什麼嗎？

健隆：哪幾天？

美倩：我感冒在家休養那幾天啊！

健隆：我不知道。

美倩：你猜嘛！

(健隆舉起手上的球棒，作勢要揮擊電話。)

健隆：我怎麼知道妳在做什麼？

美倩：(笑著)我都在拜讀你的大作喔！

健隆：真的？哪一本？

美倩：所有的。

健隆：所有的？哪些啊？

美倩：之間、追尋和羽衣啊！我全部又複習了一遍。

健隆：(疑惑)雨衣？我寫過雨衣嗎？(苦笑)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記得這輩子我只寫過之間和追尋這兩本小書而已，沒錯吧？

美倩：嚴格說起來是沒錯啦！之間是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的，追尋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出版的，對不對？

健隆：也許吧！那雨衣呢？

美倩：羽衣可是外面買不到的！

健隆：真的？是不是海外盜版？

美倩：恭喜你猜對了一半，是盜版的沒錯，可是不是海外盜版，我盜版的。

健隆：妳盜版的？這是什麼意思？

美倩：我把你這些年來所發表的短文雜感都影印蒐集起來，編成一本書，取名叫羽衣，是絕無僅有的呢！

(健隆板著一張臉，沒回答。)

(美倩等了一會兒。)

美倩：你知道為什麼叫羽毛嗎？你一定猜不出來，對不對？

(健隆還是沒有回答。)

美倩：你忘了嗎？羽衣是你一篇文章的名字啊！

健隆：是嗎？小說還是散文？

美倩：小說，一篇很棒的小說。

健隆：嗯！（想了一下）是不是描寫在北京雨夜裡的那個穿著黑色雨衣的
老人那篇？

美倩：不是啦！你剛說得那篇叫北京一夜，而且……哈！哈！我懂了！
你搞錯了啦！

健隆：什麼搞錯了？

美倩：我說的羽衣，是羽毛的羽，羽衣！不是下雨天穿的那個雨衣啦！

健隆：喔！那個羽衣啊！

美倩：想到了吧！

健隆：嗯！那篇很短，好像是寫一個野鳥觀察者的故事吧！

美倩：對啊！那個野鳥觀察家在深山裡撿到一件羽衣，邂逅了一位仙女
……，啊！那是我最喜歡的一篇呢！把一個人對大自然的喜愛和
愛情的執著融為一體，好感人！

（健隆頹然坐下，覺得身心疲乏。）

健隆：（輕呼）啊！

美倩：怎麼？還好吧？

健隆：很好啊！

美倩：聽起來你的感冒好像好多了。

健隆：感冒？

美倩：感冒剛好，身體會很虛弱，還是要多休息。

健隆：喔！沒關係，一個小感冒而已。

美倩：雖然是小感冒，還是要注意呀！

健隆：嗯！

（兩人都沒說話，沈默。）

（健隆輕咳一聲。）

健隆：妳剛剛……說有什麼事？

美倩：什麼事？

健隆：妳說……剛剛妳說好像是有關百合的事吧？

（美倩停頓了一下。）

美倩：喔！是有關同學會的事。你知道同學會的事嗎？

健隆：同學會？

美倩：唉！你又忘了。

健隆：我根本沒有收到任何通知說要開什麼同學會啊！怎麼能怪我？

美倩：看來你是真的忘了。我們畢業的時候不是說好每年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是我們的同學會嗎？

健隆：（恍然大悟）是啊！我真的忘了！

美倩：我不覺得驚訝。

健隆：可是，真的每一年都舉辦嗎？

美倩：當然，都已經舉辦四次了！

健隆：四次？天啊！我一次都沒參加。

美倩：這你倒記得！我記得第一次同學會的時候，你在日本。第二次呢，你在澳洲。前年呢，你乾脆失去聯絡，沒有人找得到你。去年呢，惠如是主辦人，她說明明親自聯絡到你的，而當你也答應說要來的，結果呢？

健隆：後來我有事到大陸去了。

美倩：看吧！還說人家沒通知你。

健隆：好快！都畢業快五年了。

美倩：不！是已經畢業五年多了。你知道嗎？我每年都在期待這一年一度的同學會呢！我總是不缺席的！

健隆：真的？

美倩：嗯！怎樣？今年的同學會肯賞臉嗎？這次我是主辦人喔！

健隆：唉！都已經又過一年了。

美倩：哈！我就知道！你這個人喔！所以我才專程打電話通知你的。

（健隆尷尬笑著。）

健隆：可是妳不覺得寄張卡片好像比較正式一點？

（美倩溫柔一笑。）

美倩：和你談了那麼久，終於有點笑容了。

（健隆一聽，又收起笑容。）

美倩：怎樣？大作家，有空大駕光臨嗎？

健隆：可是（猶豫）……現在正在趕個劇本……。

美倩：劇本？什麼時候寫起劇本來了？是什麼樣的劇本？

健隆：是電視單元劇，還只是在企劃階段而已。

美倩：電視劇本？這對你來說不是太大材小用了嗎？你應該去寫較有深度的小說還是舞台劇本啊！

（健隆聽了頗不是滋味，連忙辯白。）

健隆：也未必如此啊！電視劇本也有一些出色的作品。

美倩：當然，可是一般電視劇的題材都太八股了，你不覺得嗎？沒有什

麼新意。對了！你可以藉這次的機會，寫一個關於我們同學會的電視劇啊！

健隆：同學會？

美倩：是啊！你想想看，一群大學生畢業之後各奔前程，為了自己的理想去奮鬥！幾年之後，他們重逢，各自經經歷了一番風霜，有人得意，有人失意，有人意氣風發，有人不堪回首……，天啊！聽起來真的好像是晚上九點半的電視單元連續劇喔！算了！太俗了！當我沒說。

健隆：嗯！聽起來是有點俗。

美倩：好了，別取笑我了，只是隨興談起的。言歸正傳，同學會會來參加吧？

健隆：（考慮）嗯……。

美倩：拜託！這是畢業五週年慶耶！我已經聯絡了好多人了，為仁、惠如、茜蓮、國珍、希聖、瑞雲、裕如、以凡他們都會來呢！

健隆：可是……。

（健隆猶豫著，沈默了一會兒。）

美倩：百合也會來！

（健隆愣了一下。）

健隆：百合？她不是在紐約嗎？

美倩：惠如說她回來了，是惠如遇到她的。

健隆：喔！惠如啊！……惠如現在怎樣了？幾個月前聽說她好像懷孕了，生了沒有？

美倩：還沒有，前幾個禮拜遇到她，說是還有三個月吧！快了。

健隆：不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美倩：(笑著)還沒生怎麼會知道。

健隆：她應該有做健康掃描吧？順便檢查一下胎兒性別啊！

美倩：人家都不急了，你急什麼？如果有的話，惠如一定會告訴我的，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健隆：惠如她也會參加嗎？

美倩：當然！我主辦的她敢不參加？

健隆：可是這樣挺著一個大肚子，多奇怪。

美倩：這樣才好，多湊個人數。怎樣？別猶豫了，同學難得見個面。

健隆：好吧！十二月的第一個禮拜日，對不對？

美倩：對！不可以失約啊！

健隆：不會的！美倩辦的同學會，我怎麼會失約？

美倩：謝謝！

健隆：那地點呢？

美倩：我會寄封邀請卡給你，以示慎重！還有，如果你去的話，我就把羽衣送給你。

健隆：真的？可別黃牛啊！那同學會上見了。

美倩：嗯！拜！

健隆：再見！

美倩：還有，感冒要多休息啊！多注意……。

(沒等美倩說完，健隆就掛了電話。)

(健隆在房間裡踱步。一會兒，他衝到書架上拿了一本同學錄，翻找電話。)

(健隆撥了電話，等待。)

(電話接通，電話傳出惠如的聲音。)

惠如：喂？那位？

健隆：惠如嗎？我是健隆。

惠如：顏健隆？好久不見啦！怎麼會想到打電話來？

健隆：問候你們母子平安啊！

惠如：少來！半夜專程打電話來問平安？這不是你的作風，你這個人我還不了解？平時是不見蹤影，非有要事是不會現身的。

健隆：真的？我有那麼神祕嗎？

惠如：那不叫神祕，叫——懶！你是那種懶到連打電話都會嫌煩的那種人。

(健隆乾笑幾聲。)

惠如：好啦！到底是麼事？

健隆：也沒什麼事啦！就是突然想到十二月快到了，你記不記得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是什麼日子？

惠如：哈！我還怕你不記得！就為了同學會這件事？

健隆：是啊！想到同學會快到了，就想到你這個準媽媽，就打個電話先問候你了。

惠如：哈！哈！你還敢來問候我？去年你還放了我一次鴿子，你忘啦！

健隆：當然沒忘，所以特地打電話來說道歉的。

惠如：在一年之後？你也未免太有心了。

健隆：好了，就原諒我吧！

惠如：可以呀！同學會上當面跟我道歉囉！

健隆：當然！

惠如：唉！你終於要出現啦！美倩這一直擔心你不參加呢！她是這次同學會的主辦人，她打給電話給你了嗎？

健隆：嗯！……不知道有多少人參加。

惠如：聽美倩說有七、八個吧！不錯了啦！至少到了一半，我們這一班原本就是先天不良，後天又失調，能到個七、八個就不錯了。

健隆：說得也是，尤其是還有好幾個人都在國外，像康明在美國，源成好像還在法國，還有百合還在美國是吧？

惠如：喔！百合已經回來了。

健隆：真的？什麼時候？

惠如：兩個禮拜以前吧！我去戲劇院看戲的時候遇到她，聊了一會兒。你知道嗎？同學會的事還是她先提起的，她很期待呢！

健隆：喔！

惠如：她還提到你呢！

健隆：真的？

惠如：可是說實話，我對你的情況是一點也不了解，所以也沒說什麼。

健隆：(著急)最近我出了一本書啊！

惠如：真的？叫什麼？

健隆：追尋。

惠如：這本我知道，不是三年前出的嗎？不過我真的忘了跟她說了。反正也只是巧遇，隨便聊一聊而已。不過，看得出來，她還是蠻關心你的。

健隆：真的？喔！對了！去年我還得了一個文學獎。

惠如：真的？恭喜啊！如果當時知道這消息一定要你請客。不過你也知道，一畢業之後，死老百姓一個，整天柴米油鹽的，沒有時間去關心那些什麼藝術、文學的，看來還是你最堅持自己的理想。

健隆：也沒什麼，只是一個小獎。

惠如：想想我們也畢業五年了。

健隆：嗯！還有呢？

惠如：還有什麼？

健隆：妳和百合還說了些什麼？

惠如：也沒說什麼，那時她趕著去看戲。

健隆：喔！

（兩人沈默了一會兒。）

惠如：對了，最近有什麼寫作計劃嗎？

健隆：也沒什麼……喔！目前打算寫一篇關於同學會的劇本，不過還在醞釀當中。

惠如：那別忘了把我的名字放進去喔！內容大概是什麼？

健隆：大概是說幾個大學畢業生在經過多年的奮鬥後，在同學會中重逢，每個人經歷過不同的成長，心中各自不同的感慨。怎樣？聽起來很俗吧！

惠如：哈！哈！是有一點，聽起來像日本偶像劇的劇情。

健隆：真的？

惠如：不過寫得好的話會很感人啊！

健隆：是啊！雖然這題材是通俗了一點，但是我會用新一點的手法去表現。

惠如：新一點的手法？你是說去顛覆嗎？（笑著）哈！哈！他們這種搞創作的最喜歡來這一套了，舊的炒爛了，就去顛覆它，然後又是一鍋好菜上桌。

健隆：拜託！看妳說的。所謂顛覆，是開創另一種新的視野。

惠如：隨你怎麼說，反正辯不過你。所以囉！這次的同學會你是非參加不可了！這樣才能多多吸收經驗，好好的去顛覆一下。

健隆：被妳這麼一說，好像不去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囉！

惠如：那當然。

健隆：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惠如：總算你還有點同學愛。

（健隆聽了尷尬一笑。）

健隆：對了，到時候把你老公也一起帶去吧！

惠如：放心！明賜他一定會跟去的，連這一次他總共出席了四次，是第二名呢，僅次於美倩，美倩她是每年都參加的。好吧！時間很晚了，不跟你聊了，到時候見囉！

健隆：（著急）等等，還有一件事……百合她現在住在哪裡？

惠如：我不知道，上次見面實在是太突然了，也忘了問她。

健隆：喔！那到時候見，拜！

惠如：拜！

（惠如掛了電話。）

（健隆拾起一個紙團，奮力將紙團投出窗外，興奮地大叫一聲。）

（燈暗。）

第二場

時間：同學會後當天深夜

場景：顏健隆的房間

(燈亮。)

(健隆的女友敏惠，身上圍著浴袍，一邊擦著頭髮，一邊走出來。)

(敏惠打開錄音機，傳出卡拉思優美的歌聲。敏惠皺著眉頭，關掉，換了另一捲卡帶，流行天后瑪莉亞凱莉甜甜地唱著歌。)

(敏惠走到窗旁，打開窗子，隨著節奏搖擺著身軀。她往下一望，看見健隆走過來，連忙轉身關了燈和音樂，躲了起來。)

(健隆背著一個包包進來，看起來頗為疲倦。他頹然坐在沙發上，雙手揉著太陽穴。)

(這時敏惠蹣手蹣腳的從健隆後面出現，然後突然跳到健隆前面，打開身上的浴袍。)

敏惠：(大喊) Surprise !

(健隆被敏惠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大跳。)

健隆：天啊！妳不怕感冒啊！

(敏惠撒嬌地坐在健隆腿上。)

敏惠：人家剛泡完熱水澡嘛！

(健隆看見敏惠似乎並不太高興。)

健隆：怎麼來了？那麼晚了！

敏惠：剛剛才和小咪吃完宵夜啊！本來是要找你去吃的，你又不在了。你去哪裡呢？

健隆：和你一樣啊！和朋友吃飯。

敏惠：朋友？誰啊？

健隆：以前大學的幾個同學。

敏惠：大學同學？誰啊？

健隆：（不耐煩）說了妳又不認識。

敏惠：誰嘛？說了又不死人。

（健隆閉著眼睛不吭聲。）

（敏惠走到健隆後面，幫健隆按摩眼睛、太陽穴。）

敏惠：男的還是女的？

健隆：妳猜。

敏惠：女的？

健隆：不對。

敏惠：男的？

健隆：不對。

敏惠：也不對？那你是跟小狗吃飯啊！

健隆：一堆人啊！有男有女。

敏惠：喔！一堆人啊！誰啊？

健隆：（不耐煩）哎！反正妳又不認識。

敏惠：好吧！你不說是不是？那我也不告訴你我剛剛跟誰去吃宵夜。

健隆：是跟小咪。

敏惠：你怎麼知道？

健隆：妳剛剛自己說的。

（敏惠嘔氣打了健隆的頭。）

敏惠：哼！不說就不說，誰希罕！

（健隆閉著眼睛沒有反應。）

（敏惠走到櫃子，拿出吹風機，吹起頭髮來。吹風機的聲音很吵。）

敏惠：（大聲，企圖蓋過吹風機的聲音）你這個吹風機也該換了吧！聽這聲音，好像快散了……，下次我幫你帶一支新的來。

（健隆被吹風機的噪音吵得不耐煩，拿起包包，走到書桌旁。）

（書桌上放著一台錄放音機。健隆從包包裡拿出一個小錄音機，拿出裡面的錄音帶，放進錄放音機裡，倒帶。）

（健隆翻找抽屜，找了一會兒，找不到。敏惠在一旁正彎下腰，認真吹著自己的頭髮，吹風機的聲音很吵。）

健隆：（大聲）有沒有看到耳機？

（敏惠吹著頭髮，沒有聽到健隆的聲音。）

（健隆走到敏惠前面。）

健隆：（大聲）我的耳機呢？

（敏惠關了吹風機。）

敏惠：你說什麼？

健隆：有沒有看到我的耳機？

敏惠：櫃子右邊第二個抽屜裡的餅乾盒子裡。

（健隆走到櫃子，打開抽屜，找到了耳機。）

（敏惠收好吹風機，走進房內。）

（健隆帶起耳機，聽著。）

(敏惠穿好衣服，走出來。)

敏惠：要不要喝杯咖啡？

(健隆帶著耳機，沒聽見。)

(敏惠走過去，拔下健隆的耳機。)

敏惠：要不要喝咖啡？

健隆：隨便！

(說完，健隆又戴起耳機。)

敏惠：那麼兇？

(敏惠一把扯下耳機的接頭。傳出錄音帶裡美倩的聲音。)

美倩：健隆！你擋到我啦！蹲矮一點，要不然我照不到啦！

(健隆被敏惠的舉動嚇了一跳，連忙關了錄音機。)

健隆：妳在幹什麼？

敏惠：沒有啊！只是想知道你在聽什麼？

健隆：沒什麼。

敏惠：剛剛那個女孩子的聲音是誰？

健隆：朋友。

敏惠：又是朋友！誰嘛？

健隆：就是晚上一起吃飯的大學同學！妳又不認識。

敏惠：你又不介紹給我認識，如果今天你帶我去，那不就認識了嗎？

健隆：有什麼好認識的。

敏惠：幹嘛！怕我曝光啊！

健隆：咖啡呢？你不是說要煮咖啡？

敏惠：你自己不會去煮？

(敏惠滿臉不愉快的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雙手抱胸，不說話。)

(健隆見敏惠生氣了，態度轉為溫和，向敏惠示好。)

健隆：妳要不要也來一杯？

(敏惠不理會他。)

健隆：來杯曼特寧好不好？要不要加糖？

敏惠：隨便！

健隆：隨便啊！好！那就幫妳加五顆糖好了。

敏惠：五顆？你是要我肥死啊？

健隆：(笑著)是妳自己說隨便的啊！

敏惠：難道我一向加多少糖你都不知道嗎？

健隆：(想了一下)一顆？

(敏惠搖搖頭。)

健隆：兩顆？

敏惠：你再亂猜沒關係！

健隆：逗妳的啦！妳是不加糖的，對不對？

(敏惠瞪了他一眼。)

健隆：好啦！別生氣了，我去煮咖啡啊！

(健隆拍拍敏惠的頭，然後進去。)

(敏惠等健隆進去了，立刻站起來，走到書桌旁，按下錄音機開關。)

(現場出現錄音的聲音。)

美倩：哇！不算！剛才我眯了一了眼睛，再拍一張！

瑞雲：等一下！洗牌，大家換個位置。

(敏惠聽著錄音帶，一邊露出疑惑的神情。)

美倩：喂！這次拍的時候要通知一聲。

明賜：好！預備！笑一個，一、二、三！OK！

美倩：再來一張！

為仁：還要？都拍了七、八張了。

惠如：我的臉都笑僵了。

美倩：那就不再笑了，嚴肅一點，我們來拍一張「悲情城市版」的照片。

健隆：什麼是「悲情城市版」？

美倩：你沒看過電影裡日據時期，那些穿著日式學生服的青年們在照相的時候，臉上都有一種大義凜然、從容不迫的神情，一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一種當時特有的蒼涼的時代感，就像當時的一首詩：

同運的櫻花，

儘管飛揚的去吧！

我隨後即到，

大家都一樣……

（健隆端著兩杯咖啡進來，聽到美倩的聲音，慌慌張張的跑過去把機器關機，然後倒帶。）

（健隆慌忙拿起筆，再播放。）

美倩：……一種當時特有的蒼涼的時代感，就像當時的一首詩：同運的櫻花……

（健隆按了暫停健，聲音嘎然停止。然後寫下美倩的話，寫完後，再按鍵。）

美倩：儘管飛揚的去吧！

(健隆又按暫停健，抄寫，再播放。)

美倩：我隨後即到……

(健隆又按暫停健，抄寫，再播放。)

美倩：大家都一樣！

(健隆抄寫著。)

(健隆關上錄音機。)

敏惠：你錄這個作什麼？

健隆：也沒什麼，只是剛好我要寫一個關於同學會的劇本，所以……。

敏惠：所以你就趁這個機會錄下來，當作寫作的素材？

健隆：都被妳猜中了，好聰明。怎樣？同學會！（得意）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材吧？

敏惠：其實以前我也想過這個不錯的題材耶！

健隆：妳也想過？

敏惠：嗯！

(敏惠走到窗邊，吹著晚風，撩撥著頭髮。)

敏惠：內容大概是說幾個大學生在畢業之後，各自經過多年的奮鬥，在同學會中重逢，其中有人飛黃騰達，有人落魄潦倒，一事無成，每個人各有不同的感受。怎樣？聽起來會不會很俗？

(健隆聽了只有苦笑。)

健隆：還好，不錯啊！

敏惠：真的？

(健隆聳聳肩。)

敏惠：那在這次同學會裡，你算是飛黃騰達的，還是落魄潦倒的？

健隆：妳說呢？妳認為我是哪一種的？

（健隆走到窗邊，溫柔的抱著敏惠。）

敏惠：你啊！一定是那種落魄潦倒的。

健隆：那麼慘啊？

（敏惠勾住健隆的脖子。）

敏惠：不過，上帝憐憫你這個可憐蟲，所以賜給你一個幫夫運超強的宇宙超級大美女，從此以後那個可憐蟲事事順利，飛黃騰達。

健隆：感謝主，阿門！

（兩人在窗前熱情地擁吻。）

（燈暗。）

第三場

時間：晚上

場景：同學會 一家歐式自助餐廳

（燈亮。）

（舞台上有一張長形桌子，桌上食物滿置。）

（餐桌右後方是沙拉吧。）

（健隆、美倩、惠如、百合、為仁、瑞雲六人擠在一起拍照，每個人都擺著姿勢，露出笑容。）

（惠如的丈夫，明賜在前面負責拍照。）

（閃光燈一閃。）

美倩：哇！不算！剛才我眯了一下眼睛，再拍一張！

瑞雲：等一下！洗牌，大家換個位置。

（衆人忙著換位置，只有惠如大著肚子，坐著微笑。）

（衆人就定位，再次展露笑容。）

美倩：喂！這次拍的時候要通知一聲。

明賜：好！預備！笑一個，一、二、三！

（閃光燈一閃。）

明賜：OK！

美倩：再來一張！

為仁：還要？都拍了七、八張了。

惠如：我的臉都要笑僵了。

美倩：那就不要笑了，嚴肅一點，我們來拍一張「悲情城市版」的照片。

健隆：什麼是「悲情城市版」？

美倩：你沒看過電影裡日據時期，那些穿著日式學生服的青年們在照相的時候，臉上都有一種大義凜然、從容不迫的神情，一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一種當時特有的蒼涼的時代感，就像當時的一首詩：

同運的櫻花，

儘管飛揚的去吧！

我隨後即到，

大家都一樣……

瑞雲：聽起來好復古。

百合：好！那我們就來一張復古的悲情城市一九九七，來！

(所有人排好陣勢，正襟危坐，面色凝重。)

(明賜在前頭拿著相機，盯著這群老同學。)

明賜：哇！你們的表情真可怕！

(瑞雲突然爆笑。)

瑞雲：哈！哈！對不起！嗯，要嚴肅！嚴肅！

(一伙人整齊嚴肅，板起面孔。)

明賜：好啦！預備……。

(百合忍著、忍著，終於笑了出來。)

百合：哈！哈！

(瑞雲、為仁幾個也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惠如：(對百合)都是妳！我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氣氛，都被妳趕跑了。

百合：抱歉，真是忍不住了，哈！哈！

美倩：待一會兒誰要是再放炮就請客。

健隆：贊成！

瑞雲：好啊！誰怕誰！

(六個人同時擺出最沈重的臉。)

(明賜舉起相機。)

明賜：好啦！預備！笑一個……喔！對不起！不能笑！

(所有人憋住笑，極力忍著。)

明賜：一、二、三！

(閃光燈一閃，所有人全部爆笑出來，笑得人仰馬翻。)

惠如：哈！美倩，虧妳想得出來什麼悲情城市版！

美倩：記得這一張照片要用黑白手洗，這樣效果會更好，更有那種蒼涼

的味道。

明賜：也許到後來你們這一班所留下來的照片就是這一張了。

百合：那也不錯，想想看，在三十，或四十年之後，某某雜誌社要做我們這一班的專刊，那我們就要用這一張作封面。

瑞雲：贊成！

為仁：慢著！妳們憑什麼認為雜誌社會為我們作專刊？而且還上了封面？

惠如：所以我們就要努力出個莎士比亞，或是海明威、魯迅什麼的大文豪。

美倩：我看這健隆最有希望了。

百合：對！老師一向對你寄望最深了。

（健隆一臉尷尬。）

健隆：拜託！饒了我吧！不過才出了兩本小書而已。

百合：兩本了？對不起，我只知道「之間」那一本，已經又出了一本是不是？叫什麼名字？

惠如、美倩：「追尋」。

（惠如和美倩異口同聲回答。兩人對看一眼，然後惠如輕輕笑了起來，而美倩則低頭喝了口飲料。）

健隆：哎！追尋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別提了。

百合：我會去買來拜讀的，最近還有什麼出書計劃嗎？

（健隆笑著搖搖頭。）

（美倩搶著回答。）

美倩：有啊！健隆即將出一本新書，書名叫「羽衣」。

(健隆收起笑容，瞪著美倩。)

百合：喔！羽衣，我知道。

(健隆和美倩回頭看著百合。)

惠如：妳知道？

百合：嗯！是一個野鳥自然觀察人對於大自然情愛的一個神話故事，記得沒錯的話，健隆還說過那是他最喜歡的一篇呢！說是他的靈魂之作。

健隆：(微笑)我真的說過？

百合：嗯！

美倩：不過我覺得你後來的作品還是比較成熟一點。

健隆：真的？

百合：這倒是，不過缺少了那份青春的浪漫。

(健隆笑一笑。)

(美倩舉起酒杯。)

美倩：來！為青春的浪漫乾一杯！

(所有人都舉起杯子。)

為仁：應該說，為逝去的青春浪漫乾一杯！

美倩：乾！

(所有人一飲而盡。)

為仁：好久沒有這麼過癮了。

瑞雲：是啊！還記不記得以前大學的時候我們每季都還有慶生會呢！

惠如：哇！好久以前的事了！

百合：是啊！我還記得大一的時候我們第一次辦慶生會的時候，學長他

們還在一旁說風涼話，說看我們能撐多久。

為仁：哈！結果我們一辦辦了整整四年！

健隆：真的？大四還有？

為仁：當然！你還在裝傻，大四快畢業的時候，有一次慶生會是在茜蓮家的別墅辦的，那次你還被灌得大醉特醉，剛好百合回南部參加她哥哥的婚禮，沒有參加，結果你差點大跳脫衣舞，記不記得？

健隆：哪有那麼誇張？

惠如：嗯！我也記得。

（為仁指著美倩。）

為仁：不你問美倩，那天晚上還是美倩送你回去的。

（美倩輕輕笑著。）

美倩：是啊！還把我的車吐得一塌糊塗呢！

健隆：真的？那真是太抱歉了。

瑞雲：你還算不錯啦！你們還記不記得那次後來我們幾個還算清醒的，還跑到淡海去……。

瑞雲、惠如、為仁：（異口同聲）：裸泳！

（說完後所有人哈哈大笑。）

惠如：哈！哈！那時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

瑞雲：人不輕狂枉少年啊！

（百合輕輕點點頭。）

惠如：唉！可惜還是有些人沒來，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消息。

瑞雲：沒什麼好可惜的，反正去蕪存菁！

為仁：其實這也是意料中的事，不是嗎？說，好！好！一定會來，最後

總是來不了。

明賜：你們算不錯啦！每年一次的同學會總能維持下去，不像我，畢業後真的是拜拜了！

惠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啊！

為仁：哼！他媽的生活！

（百合舉起酒杯。）

美倩：為他媽的生活乾一杯！

（百合第一個舉起杯子。）

百合：乾！

（所有人一飲而盡。）

為仁：來！唱歌吧！……有緣，無緣，大家來坐伙，燒酒喝一杯，乾杯啦！乾杯啦！

其他人跟著唱和：有緣，無緣，大家來坐伙，燒酒喝一杯，乾杯啦！乾杯啦！

（除了惠如外，所有人乾杯。）

惠如：好啦！現在這個氣氛正好適合告別。

（惠如挺著肚子站起來，明賜在一旁扶著。）

（美倩停住歌唱。）

美倩：（懇求）再待一下吧！

明賜：待一會兒我們要到醫院去作檢查，已經約好的。

為仁：那記得明年帶著小孩一塊兒參加啊！

惠如：別光說我，你們也要多加油。

瑞雲：好！那我們就這樣約定，以後同學會的餐費啦！相片費啦！就都

由那些打光棍的單身貴族負擔，凡是攜家帶眷的一律免費！

為仁：這不行！不公平！人家打光棍就是因為沒錢討老婆，而妳還要人家破費？這算哪門子的逼婚啊？再說，妳就那麼有信心明年妳可以吃免費的？

瑞雲我的事你不用你操心，反正明年我一定不會讓各位失望！

為仁：好吧！要是到了明年的同學會妳還沒人要的話，那就來找我吧！我們兩個湊合湊啦！

（衆人哈哈大笑。）

瑞雲：少在你臉上貼金了！即使我每年花錢破費，我也不會找你的，你放心好啦！

惠如：好啦！你們繼續鬧吧！我真的要走了。

美倩：再等一下吧！

（惠如拍拍美倩。）

惠如：明天我再跟妳聯絡。嗯？

（美倩無奈地點點頭。）

惠如：再見啦！各位！

（衆人向惠如道再見。）

（明賜扶著惠如離去。）

百合：（笑著）看到沒，她老公在一旁笑著臉都要僵了。

健隆：遇到我們這一群狐群狗黨我想他也認了。

為仁：他就是這一號表情，大老實人一個。我記得前幾次的同學會他都陪著惠如一起參加，追得可緊的，可是每次也都是一樣，坐著光笑。

瑞雲：想當年惠如在學校可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各路英雄好漢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求得美人歡心，誰曉得畢業不到幾年，就不知道從哪裡撿了這個大表哥！真令人跌破眼鏡！

為仁：是啊！尤其是去年她來個閃電結婚，真是嚇壞了不少人，大家原本以為惠如只是吃膩了大餐，想換個小菜，誰知道她竟然來真的！

健隆：正所謂，看遍繁花落盡，反璞歸真吧！

瑞雲：是喔！要是像你說的那麼詩情畫意也就罷了。

健隆：怎麼？

瑞雲：那天婚禮你就沒去，沒聽到男方那邊把惠如批評得一文不值！

為仁：嗯！我也聽說了，他們說惠如他們是奉兒女之命結婚的。

瑞雲：拜託！現在天底下有一半以上結婚的，哪一個不是奉兒女之命的？問題是，有人說惠如和王明賜結婚只是為了利用他！

健隆：利用他？這是什麼意思？

瑞雲：意思是說，他們懷疑那個孩子是別人的！

美倩：(生氣)亂講！是誰說的？惠如不是那種人！

百合：是啊！只要他們真心相愛，別人無權過問。

美倩：惠如他們本來就是真心相愛。

(美倩又喝了一口雞尾酒，極力平撫激動的情緒。)

為仁：可是不可否認，在結婚前惠如也真的是頗善交際的啊！

瑞雲：可是也許真的是像健隆所說的，落葉歸根吧！

百合：(笑著)是反璞歸真！

瑞雲：管他！反正都一樣！哎呀！剛剛忘了問惠如，那孩子是男的還是女的。惠如她應該有去做掃描吧！

美倩：沒有！那不是她的作風，我了解她。

百合：可是上次我遇到她的時候，她跟我說是男的。

美倩：（驚訝）真的？惠如親口這樣跟妳說？

百合：（笑著）是啊！惠如還說是個超重兒呢！她在說的時候，臉上滿是母親的光彩。

（美倩突然站起來，快步離開。）

為仁：怎麼了？

瑞雲：還不是因為惠如告訴了百合孩子是男的，而沒有告訴美倩。

為仁：就這樣子？

瑞雲：就這樣子。

為仁：不懂。

瑞雲：你又不是不知道，美倩以前就愛和百合爭，在話劇社的時候兩人就常爭角色，後來百合和健隆好了，美倩也跑來湊一腳……。

健隆：妳在胡說什麼。

瑞雲：美倩喜歡你這是公開的祕密了，別否認！現在連她自認最要好的朋友都把孩子的事告訴了百合，而沒有跟她說，她當然會受不了。

百合：惠如是在和我閒聊的時候無意中講出來的，又沒什麼特別意義。

瑞雲：但美倩可不這麼想，她會認為這是一次失敗，又一次跟妳競爭的失敗。

為仁：哇！百合，原來妳是個天生贏家啊！

百合：算了吧！人生中根本沒又所謂的贏家，當你認為你已經贏了一切，卻往往輸掉了自己。

（百合站起來，離開。）

為仁：我又說錯了什麼？

瑞雲：(笑著)只能說你根本不了解女人。百合和美倩……你不了解的。

為仁：是啊！我哪有健隆那麼了解女人？

健隆：(苦笑)拜託！別扯到我身上來。

為仁：喂！健隆，說真的，你有沒有覺得百合變漂亮了？

健隆：有嗎？

為仁：嗯！像她的鼻子變挺了。

瑞雲：你是說百合美容了？

為仁：這也不是什麼消息了，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的啊！到國外去繞了一圈，回來的時候，眼睛變大啦！鼻子變挺啦！嘿！搞不好連胸部都變大了！

瑞雲：沒證據就別亂說。

為仁：有沒有亂說就要問健隆了。

健隆：這問我作什麼？

為仁：當年你跟百合是公認的班對，她的胸部有沒有變大你會看不出來？

(健隆一聽整個人手忙腳亂，一臉尷尬。)

健隆：那可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為仁一聽，精神一振，睜大眼睛。)

為仁：好久以前的事？言意之下，你們真是上過了？

瑞雲：喂！喂！紳士們！請別忘了這裡還有位淑女。

(為仁故意左顧右盼。)

為仁：淑女？在哪裡？

瑞雲：你瞎眼啦！一個大淑女在你面前看不到？

（健隆趁機站起身，準備離去。）

（為仁一把捉住健隆。）

為仁：想逃？事情交代完再走。

健隆：（哀求）饒了我吧！都過去式了！

（健隆掙脫，尷尬地快步走開。）

（為仁心滿意足地露出笑容。）

為仁：果然是上過了。

瑞雲：（不以為然）這有什麼好驚訝的！你想想，他們在一起都要三年了，如果百合還是完璧的話，那才是個大新聞。

（為仁猛灌一口雞尾酒。）

為仁：哇！我真她媽的喜歡同學會，每次都有令人驚奇的事爆發。前年是錢康明和英文老師的不倫之戀的昭告天下，去年是嚴志鴻同性戀「出櫃」的真心告白，今年則是顏健隆、張百合和方美倩三角戀情的明爭暗鬥！乖乖！值回票價！

瑞雲：你就是那麼無聊！

為仁：難道妳不是？對那些事一點都不好奇？

瑞雲：我是關心他們。

（為仁一口飲盡杯裡的酒。）

為仁：是啊！我也是關心他們。

瑞雲：不過你對同學會的熱情還是比不過美倩，人家她每次同學聚會都一定參加，從大學時候的慶生會她就從來沒缺席過。

為仁：你以為她為什麼對於這種聚會那麼熱衷啊？還不是太無聊啦！反

正一個人閒著也是閒著。

瑞雲：說得也是，到畢業時候，美倩好像還是連個男朋友也還沒有喔！

她對健隆真是太癡情了……。

為仁：是她自己太笨了！人家又不喜歡她，健隆喜歡的是百合……喂！

瑞雲：什麼？

為仁：妳記不記得我們畢業旅行到花東，百合並沒有參加？

瑞雲：對啊，那又怎樣？沒去的又不只百合一個人，茜蓮！裕如啊！他們都也沒有去啊！……好像美倩也沒去啊！這倒有點奇怪。

為仁：問題是健隆去啦！而百合沒有去，那不是很奇怪嗎？

瑞雲：說得也是。

為仁：她去哪裡妳知道嗎？

（瑞雲搖搖頭。）

為仁：她去醫院。

瑞雲：醫院？她生病了？

為仁：這答案太單純了。想一想，一個未婚大學女生偷偷摸摸跑到醫院作什麼？

（瑞雲一聽睜大眼睛。）

瑞雲：這你又是聽誰說的？

為仁：王國成妳記得吧？

（瑞雲搖搖頭。）

為仁：就是上次我們在晶華遇到，我旁邊那個小夥子啊！妳還說他很像湯姆克魯斯啊！

瑞雲：像湯姆克魯斯？有嗎？

為仁：有啦！妳再想想看。

瑞雲：（不耐煩）好啦！那不是重點。他怎麼知道百合去醫院拿孩子？

為仁：他的弟弟的女朋友就剛好是那家醫院的護士，她認得百合。

瑞雲：那……健隆知道這件事嗎？

為仁：後來應該知道吧！畢業旅行之後，他們不就分手了嗎？

瑞雲：唉！關於這一點我真的要說公道話了，健隆自己竟然還能若無其事地參加畢業旅行，讓百合一個人去面對，真是太過分了。

廣播：來賓王瑞雲小姐，櫃台有您的電話。

（瑞雲站起來，拍拍為仁。）

瑞雲：你自己多檢點檢點，免得下次的同學會的話題男主角換成了你。

抱歉，我去接個電話。

（瑞雲離去，為仁在她後面做鬼臉。）

為仁：你放心吧！我絕對不會把我門之間的事情說出去的。哈！哈！

（為仁的呼叫器響起，他看了一眼。）

為仁：媽的！又在亂 call！

（為仁匆匆離開。）

（舞台上空無一人，只有一張桌子，桌上杯盤狼藉，一片混亂。）

（美倩一個人慢慢走來，面對眼前人去樓空的景象，一臉茫然。）

（美倩慢慢坐下。）

（燈光逐漸黯淡。）

第四場

時間：同第二場

場景：同學會 沙拉吧

(餐桌區右後方的沙拉吧區燈光漸亮。)

(百合正在沙拉吧夾取食物，健隆走過來。)

健隆：真是受不了為仁，話那麼多。

百合：(笑著)別忘了，這就是我們的傳統班風，每個人總會有隱藏不了的祕密，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期望著分享你的祕密，而你卻不能跟他們生氣，因為這是他們的關懷啊！是你親愛的同學。

健隆：看你說得那麼無奈。

百合：無奈？我才不覺得無奈，相反的，我很清楚，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健隆就是因為妳很清楚，所以妳逃開了？

(健隆夾了一些火腿給百合。百合避開盤子。)

百合：逃？你這是什麼意思？

健隆：妳吃素嗎？

百合：不！我只吃自然食物，不吃加工食品。

健隆：喔！自然食物，現在很流行啊！

百合：你剛剛說我「逃」，那是什麼意思？

健隆：不告而別。

百合：哼！是我不告而別，還是你不告而別？

(健隆沈默了一會兒，胡亂夾了一些生菜。)

健隆：我需要一點時間。

百合：是啊！你需要時間，我知道，所以我給你。

健隆：但是……五年，太長了。

（百合微微一笑。）

百合：如果連五年都嫌太長，那還說什麼等一輩子？

健隆：我知道我虧欠妳很多，我……該負責的。

百合：當時你卻不這麼認為！

健隆：（著急）可是當時我們都還年輕啊！

百合：年輕到可以去殘害一個無辜的生命？

健隆：妳這麼說不公平！妳去醫院……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妳並沒有跟我商量。

百合：如果當時我跟你商量，你會說什麼？

（健隆呆呆望著百合。）

百合：如果當時，你會說要嗎？

健隆：如果妳說要，我會說不要嗎？

（百合搖搖頭。）

百合：你看你，又把問題丟回來了。

健隆：問題？妳甚至妳連問都沒問過。

百合：我問過，我還記得你說，你還年輕，還有許多事要做。

健隆：什麼時候？

百合：畢業前，有一次我們在做愛的時候。我說，如果我懷孕了，你會怎麼辦。

健隆：做愛的時候？（苦笑）那個時候……我……。

百合：那個時候，你甚至連停下來思考都沒有就回答了。

健隆：不錯，但是妳也說過，那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不是嗎？妳說妳根本就沒有懷孕啊！如果當時我知道妳真的有小孩了，我當然不會那麼說啊！

百合：但那卻是你最誠實的回答。

健隆：但那對我不公平的。

百合：公平？那對我們來說是公平的嗎？

健隆：我們？什麼我們？

（百合夾起生苦瓜，看一看。）

百合：美倩她說她最喜歡吃生苦瓜了，她會把苦瓜切成很細很細的，很耐心地切，然後再一片接著一片，吃掉一整顆。

（百合咬了一口生苦瓜，皺起眉頭。）

健隆：唉！很抱歉讓妳一個人去承擔。

百合：不！我不是一個人！還有美倩。

健隆：美倩？

百合：嗯！當時竟然只有她在我身邊，陪著我……。我們欠她太多了。

健隆：當時我不知道啊！要不然，我會有的。

百合：你那麼肯定？

健隆：我有自信。

百合：你現在有自信說這句話，可是當時呢？

健隆：可是畢竟我們在一起三年了啊！

百合：但是我們分開已經五年了。而你，甚至連我們分開的原因都不知道。

(百合說完後轉身走開，走了幾步，回頭。)

百合：你知道嗎，我們真的是欠美倩太多了。

(說完後，百合離開。沙拉吧的燈光漸暗。)

第五場

時間：同學會當天深夜

場景：健隆家中

(從窗子透出街燈的燈光。室內一片幽暗。)

(健隆穿著內衣，揉著眼睛出來。他走到桌旁，開了桌燈。)

(健隆坐下，打開錄音機，聽著。)

(此時場上傳出同學會的錄音聲。)

為仁：喂！健隆，說真的，你有沒有覺得百合變漂亮了？

健隆：有嗎？

為仁：嗯！像她的鼻子變挺了。

瑞雲：你是說百合美容了？

為仁：這也不是什麼消息了，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的啊！到國外去繞了一圈，回來的時候，眼睛變大啦！鼻子變挺啦！嘿！搞不好連胸部都變大了！

瑞雲：沒證據就別亂說。

為仁：有沒有亂說就要問健隆了。

健隆：這問我做什麼？

為仁：當年你跟百合是公認的班對，她的胸部有沒有變大你會看不出來？

（健隆一邊聽，一般搖著頭笑著。）

健隆：那可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為仁：好久以前的事？言意之下，你們真是上過了？

瑞雲：喂！喂！紳士們！請別忘了這裡還有位淑女。

為仁：淑女？在哪裡？

瑞雲：你瞎眼啦！一個大淑女在你前面看不到？

為仁：想逃？事情交代完再走。

健隆：（哀求）饒了我吧！都過去式了！

為仁：果然是上過了。

（健隆笑著。電鈴聲。）

（健隆關了錄音機，看看手錶，疑惑地走過去開門。）

（健隆開門，看見美倩略帶酒意地站在門口。）

健隆：（吃驚）美倩？

美倩：嗨！我們……又見面了。

健隆：妳怎麼？

美倩：很晚了，對不對？剛剛我在樓下看見你的窗子還亮著，看見你，和你的朋友，所以等了一會兒……希望不會打擾你。

健隆：（尷尬）喔！還好。

美倩：她……睡了吧？

健隆：嗯！

(兩人僵在門口。)

美倩：真的不會打擾？

健隆：不會，反正我也睡不著……請進！

美倩：謝謝！

(美倩進來，看起來有一些醉意。)

美倩：你在寫稿嗎？當然，像你們這種人，都是夜貓子吧？

健隆：是啊！深夜很寧靜，是一個人的世界。

美倩：一個人的世界？那麼看來我還是打攪你了。

健隆：沒有，只是……反正我也只是隨便寫寫而已。

美倩：是關於什麼？還是那些八點檔電視連續劇嗎？

(健隆尷尬笑一笑。)

健隆：妳不要挖苦我了。

美倩：抱歉，只是我認為你一定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小說，舞台劇，那些真正用心靈去寫的，而每個人都會用心靈去讀它。

健隆：謝謝！

美倩：你你真是一點都沒變。

健隆：(疑惑)妳是什麼意思？

美倩：什麼什麼意思？

健隆：妳說我都沒變，是什麼意思？

美倩：就是大致上都沒變啊！寫作沒變，參加比賽沒變，得獎的功力也沒變。

健隆：我已經好久沒得獎了。

(美倩在房間隨意走著，她走到書桌旁，看了眼桌上的東西。她注

意到桌上的錄音機，按下按鈕。)

(此時健隆突然衝過來，連忙按鍵停止錄音機轉動。)

健隆：不要動！

美倩：對不起，我只是想開個音樂而已。

健隆：音樂太吵了。

(美倩走到窗邊，探出身子吹晚風。)

美倩：本來我是早就到的，後來從樓下看到你這兒有客人，所以就等了一下。

(美倩回頭看著健隆，但是健隆似乎沒有意思說什麼。)

美倩：等了二十分鐘。然後到那家海上花坐了一下，結果海上花不見了，變成了什麼？加爾各答還是什麼的？

健隆：是巴賽隆那。

美倩：對！巴賽隆那。原本是一家頗具中國江南風味的茶館，一晃眼竟充滿了西班牙風格，這味道完全變了。你還常去那裡嗎？

健隆：不了。

美倩：嗯！你也許該去看看的，那裡的 blood marry 還不錯。

健隆：也許吧！

美倩：像你這種寫文章的，應該多去四處看看的啊！

健隆：誰說我沒有？就是因為我去過西班牙，才知道那裡學得四不像！弄幾個牛角來掛在牆上，這樣就叫西班牙風格？這也太膚淺了吧！

美倩：這世界的變化真是太快了，從前的主人從上海回來，弄了一個海上花，現在，換了一個人，是從西班牙回來的，就搞了一個巴賽

隆那，你呢？如果你開一家 pup，你會取什麼名字？

健隆：pup？我是不回去碰這種東西的。你知道台北有哪兩種人最多嗎？一種是想當個作家的人，另要不就是想開一家 pup 的人。我呢，已經是其中之一了，再開一家 pup，那我就是全台北最俗氣的人。

美倩：俗氣有什麼不好？現在最流行的都是最俗氣的，喇叭褲、染金髮，哪一樣不俗氣？

健隆：妳呢？

美倩：我是絕對不會去染金髮的。

健隆：我是說 pup，如果是妳的話，會叫它什麼？

（美倩很認真地想了一下。）

美倩：我喜歡紐約。如果我有一家 pup，叫……蘇活？嗯？不好！好像一種汽水名字就叫蘇活……，叫曼哈頓如何？對了！乾脆叫它伍迪艾倫好了！

（健隆搖搖頭。）

健隆：聽起來太知識分子了，這種店對一般消費群眾沒有吸引力，而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又偏偏會故意去排斥這種看起來太知識分子東西，結果弄得兩邊不討好。

（美倩醉眼看著窗外。）

美倩：如果現在台北下一場雪，多好！白茫茫的一片，一切的醜惡都被白雪遮住了……，下雪，對！就叫「紐約的雪」，一家白色、乾淨的 pup，像一隻雪狐的洞……溫暖，而不像醫院一樣冰冷。

（健隆有點擔心地看著裡面，怕吵了敏惠。）

健隆：嗯！妳要不要喝點茶……還是咖啡什麼的？

（美倩依然看著窗外。）

美倩：（失望）唉！看來還是不會下雪呢！

健隆：台北怎麼會下雪？

（美倩靜靜地看著。健隆在一旁默默站著。）

美倩：（回頭）茶！

健隆：茶？

美倩：（微笑）你剛不是問我要喝什麼嗎？我要喝茶。一杯濃濃的香片。

健隆：好，妳先坐一下。

（健隆進去。美倩走到桌旁，拿起桌上卡拉斯的音樂帶看一看，然後打開錄音機，取出裡面的帶子——那捲同學會的錄音帶。）

（美倩按下按鍵，卡拉斯深情詠嘆的《蝴蝶夫人》慢慢流出，充滿整間屋子。）

（美倩陶醉在音樂之中。）

（健隆端著一杯茶進來，放在桌上。）

（美倩從包包裡拿出一本書。）

美倩：這本書送給你。

（健隆接過書來，看了封面，略感驚訝。）

健隆：羽衣？

美倩：說過要交給你的。本來，想過幾天再給你的。後來一想，還是早點物歸原主好了。

健隆：但這是妳蒐集影印的啊！

美倩：只是一本書而已，裡面所要說的都傳遞到了，就可以了，它的價

值不就如此嗎？

(美倩拿起包包，端起茶，走向門口。)

美倩：好啦！打攪太久了，該走了。這杯茶我外帶了。

健隆：喝完再走吧！

(美倩回頭。)

美倩：你還記得羽衣最後的結局嗎？

(健隆愣愣看著美倩。)

美倩：結局是最後女主角和男主角情緣已盡，她便披上羽衣，化成一隻青鳥，飛向天空……。可是我想，當她脫去了羽衣，不再需要羽衣的時候，才是她真正自由的時吧！多保重，再見！

(美倩揮揮手，出去。)

(健隆關上門，看看手上的書。)

(健隆關上音樂帶，換上同學會的帶子。錄音帶裡，為仁和瑞雲正在談論著同學們的事情。同時，舞台的另一邊亮起，是同學會的場景，場上為仁和瑞雲正在演出錄音帶裡的內容。)

(為仁猛灌一口雞尾酒。)

(健隆在舞台另一邊一邊聽著錄音帶，一邊翻著羽衣。)

為仁：哇！我真她媽的喜歡同學會，每次都有令人驚奇的事爆發。前年是錢康明和英文老師的不倫之戀的昭告天下，去年是嚴志鴻同性態「出櫃」的真心告白，今年則是顏健隆、張百合和方美倩三角戀情的明爭暗鬥！乖乖！值回票價！

瑞雲：你就是那麼無聊！

為仁：難道妳不是？對那些事一點都不好奇？

瑞雲：我是關心他們。

（為仁一口飲盡杯裡的酒。）

為仁：是啊！我也是關心他們。

瑞雲：不過你對同學會的熱情還是比不過美倩，人家她每次同學聚會都一定參加，從大學時候的慶生會她就從來沒缺席過。

為仁：你以為她為什麼對於這種聚會那麼熱衷啊？還不是太無聊啦！反正一個人閒著也是閒著。

瑞雲：說得也是，到畢業時候，美倩好像還是連個男朋友也還沒有喔！她對健隆真是太癡情了……。

為仁：是她自己太笨了！人家又不喜歡她，健隆喜歡的是百合……喂！

瑞雲：什麼？

為仁：妳記不記得我們畢業旅行到花東，百合並沒有參加？

瑞雲：對啊，那又怎樣？沒去的又不只百合一個人，茜蓮！裕如啊！他們都也沒去啊！……好像美倩也沒去啊！這倒有點奇怪。

為仁：問題是健隆去啦！而百合沒有去，那不是很奇怪嗎？

瑞雲：說得也是。

為仁：她去哪裡妳知道嗎？

（瑞雲搖搖頭。）

為仁：她去醫院。

瑞雲：醫院？她生病了？

為仁：這答案太單純了。想一想，一個未婚大學女生偷偷摸摸跑到醫院做什麼？

（瑞雲一聽睜大眼睛。）

瑞雲：這你又是聽誰說的？

為仁：王國成妳記得吧？

（瑞雲搖搖頭。）

為仁：就是上次我們在晶華遇到，我旁邊那個小夥子啊！妳還說他很像湯姆克魯斯啊！

瑞雲：像湯姆克魯斯？有嗎？

為仁：有啦！妳再想想看。

瑞雲：（不耐煩）好啦！那不是重點。他怎麼知道百合去醫院拿孩子？

為仁：他的弟弟的女朋友就剛好是那家醫院的護士，她認得百合。

瑞雲：那……健隆知道這件事嗎？

為仁：後來應該知道吧！畢業旅行之後，他們不就分手了嗎？

瑞雲：唉！關於這一點我真的要說公道話了，健隆自己竟然還能若無其事地參加畢業旅行，讓百合一個人去面對，真是太過分了。

廣播：來賓王瑞雲小姐，櫃台有您的電話。

（瑞雲站起來，拍拍為仁。）

瑞雲：你自己多檢點檢點，免得下次的同學會的話題男主角換成了你。

抱歉，我去接個電話。

（瑞雲離去，為仁在她後面做鬼臉。）

為仁：你放心吧！我絕對不會把我門之間的事情說出去的。哈！哈！

（為仁的呼叫器響起，他看了一眼。）

為仁：媽的！又在亂call！

（為仁匆匆離開。）

（舞台上空無一人，只有一張桌子，桌上杯盤狼藉，一片混亂。）

(美倩一個人慢慢走來，面對眼前人去樓空的景象，一臉茫然。)

(美倩慢慢坐下，一個人靜靜坐著。)

(百合端機一盤蔬菜沙拉過來，坐在美倩旁邊。)

百合：來，吃點清爽的。

(在舞台另一邊正聽著錄音帶的健隆，一聽到百合的聲音，連忙坐正了身子，仔細聆聽。)

百合：這些日子，如何？

美倩：還不錯。

百合：健隆呢？

美倩：他啊！最近有一點小感冒。

(百合輕輕笑起來。)

美倩：怎麼了？

百合：妳忘了，健隆最喜歡來這招的，感冒？還不是他的推托之詞。

(兩人笑了起來。)

(百合吃了一片苦瓜。)

百合：我記得妳最喜歡吃生苦瓜的。

美倩：為什麼回來了？

百合：累了，就回來了。

美倩：累了？(笑著)如果沒記錯的話，這也是當初妳離開的原因。

百合：也許是吧！不過當初是身心俱疲，想逃而離開，而現在則是倦鳥歸巢，只想圖個清靜。在國外，想讓自己自由，但發覺，原來一直是自己把自己囚禁起來。當我認清了這一點，我自由了，因為自由，像風一樣的自由，所以我回來了，自由自在的回來了。

(百合啃著一根生苦瓜。)

百合：這苦瓜一點都不苦啊！

美倩：心如果苦，當然嚐不出其他的苦，其他的苦根本不值一提了。

百合：其實我心裡一點都不苦！真的！

美倩：那很好。

(百合又吃了一片。)

百合：他們都切得好厚，像吃芹菜一樣，我記得以前妳都是切得好薄好薄，一片片都是透明的，像蟬翼一樣。放在嘴巴裡，像要化了一樣，然後慢慢滲著一種澀澀、苦苦的滋味。

美倩：妳還記得？

(百合點點頭。)

百合：妳現在還是那麼喜歡吃苦瓜嗎？那個時候妳常常一吃就是一整顆。

美倩：唉！也不是喜歡自討苦吃，只是，喜歡那種切苦瓜的過程，很專心，很細心地做一件事，這時你就不會去胡思亂想了……胡思亂想才真是自討苦吃了，不是嗎？

(百合笑笑地點點頭。)

百合：我了解。

美倩：當時……妳怎麼會發現的？

百合：預感，或者說，直覺較為恰當，女人的直覺。慶生會之後，我從南部回來，從瑞雲那兒聽了慶生會的事情，她說健隆喝得醉醺醺的，是妳送他回去的。

美倩：可是妳怎麼知道，健隆和我……發生過關係？

百合：猜的，他喝醉了就是這樣，當時我是也這樣被騙了，哈哈！

（百合說著說著自己笑了起來。）

（美倩愣在一旁。）

百合：本來我也是很生氣的，但對健隆又狠不下心去恨他，只有恨妳。
但是……後來我發覺妳漸漸疏遠健隆，疏遠我們，個性上也完全變了，不像往常的開朗，於是我知道，有事情發生了。

美倩：那時候我很驚慌。

百合：除此之外，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覺得，那時妳的神情有一種滿足的感覺，一種母親的滿足。

（百合低下頭。）

百合：但是後來妳甚至為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百合慢慢流下淚來。）

百合：其實他們都猜錯了？其實真正受傷、奉獻的是妳。

（美倩微笑，幫百合擦掉淚水。）

美倩：當時，若不是妳，一直陪著我身邊，我真的是過不下去。

（美倩從皮夾中取出一張照片。）

美倩：妳看。

百合：好可愛，這小男孩是誰？

美倩：他叫方百吉，今年五歲。

（百合瞪著美倩說不出話來。）

美倩：當時，妳陪我到醫院，路上妳勸我要考慮清楚，但其實那時我的心裡早就下了決定，要生下孩子。但是終究怕妳會因此恨我一輩子，所以一直沒對妳說。

(百合定定看著照片。)

百合：這眼睛，跟妳一樣漂亮……，鼻子，像他，真醜。

美倩：是啊！每個人都這麼說。

百合：(笑著)不過還好，也許長大了會好看一點也說不定。

美倩：希望如此。

百合：真的好可愛。怎樣？給我當乾兒子吧！

美倩：真的？當然好啦！

百合：今年耶誕節一起到紐約去看雪？妳記不記得，以前我們一直說要去的？

(美倩點點頭。)

美倩：百吉也好喜歡雪，每次電視上有下雪，他就會坐著小手去抓。

百合：那一言為定囉！

(為仁和瑞雲上場。)

為仁：康明剛剛 call 我，說今年不來了，明年再見。

瑞雲：好個明年再見！台灣就那麼小，要見個面還真難呢！

(美倩站起來，舉起杯子。)

美倩：來！我們為明年再見乾一杯！

百合：來！乾杯！

(衆人一乾而盡。)

(美倩搖晃起身子，以手中酒杯為麥克風，唱起歌來。)

美倩：重相逢，彷彿在夢中，其實不是夢。還記得幼年時光，你我樂融融……。

(百合站起來，跟著美倩唱起。)

百合、美倩：(笑著)我扮公主，你扮英雄，假扮龍與鳳，情梅竹馬，情意深濃，如今都已成空。

(百合和美倩帶著醉意，互相扶靠，盡情陶醉在歌聲中。)

百合、美倩：重相逢，彷彿在夢中，其實不是夢。多少事消失如風，追尋也無蹤。相對默默，欲言無從，盡在不言中，兩心相同，回憶無窮，互相一聲珍重。

(健隆聽著聽著，突然衝到窗向窗子，整個人趴在窗邊，四處張望。)

(一會兒，健隆回過身，一臉落寞。)

(在歌聲中，燈光漸暗。)

(落幕。)